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摘要：译者主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往往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本文试图借助阐释学，关注和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在分析《魔戒》译本的基础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从译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的确定到对作品的阐释、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关键词：阐释学；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

Abstract : The subjectiv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as an active component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in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hermeneutics to examin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text of The Lord of the R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involves the choice of the source text, the setting of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the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artistic creativity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Key words : hermeneutics ; subjectivity ; translation process

1. 引言

现代翻译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注重原则和技巧的方法研究转向把翻译视为文化现象的译文研究。(朱志瑜，2002：43)自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在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翻译研究便开始摆脱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探讨影响整个过程的操控因素。(孙致礼，2003：121)不难看出，译学研究的转变经历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从而将对于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置于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为“仆人”。(许钧，2003：6)这与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地位不相符。贝尔曼曾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他所采取的翻译立场，他所制定的翻译方案，以及他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经选择、一旦确立，译者也就为自己定了位，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成了一种誓言”。(许钧，2003：9)既然我们跳出了文字对比的局限，不再试图去寻求原作和译作的对等，而是把翻译文本看做是融入译者的主观审美意向和历史存在的一种艺术创造物，我们必须面对关于译者主体性及其能动空间的问题。本文试图借助阐释学来研究和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问题。

2. 阐释学视域中的主体研究主体研究是一个“多少带有哲学和思辨意味的选题，必须借助一个足够成熟且自身极富渗透力的理论体系”。(许钧、张柏然，2002：402)阐释学被称做“一门新的边缘科学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元理论’”。(章国锋，2002)阐释学是对“意义”和理解行为的研究，聚焦于语言和意义，把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历史学等协调起来，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的趋势，其历时发展过程体现了对主体的靠近。因此，我们选择阐释学视角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考察。首先对阐释学进行粗略的梳理，从中得出阐释学对翻译主体研究的借鉴意义。

2.1 阐释学的衍生与主体关注 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文献学”，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 Dilthey)的“古典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 G. 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①“神学阐释学——古典阐释学——一般阐释学——本体阐释学”的演变反映了阐释学趋近主体关注的发展。至伽达默尔，阐释学已被认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方法论，而是要探究理解和解释现象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得以发生的条件和普遍规律。他强调理解的历史性、有限性，指出正因为理解行为具有这一不可或缺的“前结构”，它所产生的意义便不会是纯客观的，而是带有主体“成见”的新的意义，理解过程绝不会最终完成，而是始终开放的，有所期待，有所创新。理解活动是一个“视野融合”的过程：理解绝不是理解者完全放弃自我，而是从自我出发，与文本的视野汇合，从而不断扩展和丰富自己原有的视野，并最终形成一种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当下、文本与自我相互交流与补充的新的意识整体。

“意义”和“语言”是阐释学关注的焦点。阐释学认为，“意义”虽然是一个十分抽象而难以界定的概念，与人的生存密不可分；每一个事物，每一种现象，无不具有某种“意义”。因此，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对意义的探索。而寻找和发现意义的活动便是“理解”。理解和解释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原始特征，所以理解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意义”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而理解也必须以语言的方式进行。这决定了语言是阐释学研究的“起源和归宿”。

2.2 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阐释学作为一种探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对翻译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理解是历史的，从文本理解的历史性出发，重新审视文本，允许合理的存在，其中包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误读”；文本具有历史性，其中包含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阐释的多元性，因而文学作品的重译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理解者和文本都具有各自的视界，理解应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视界。“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谢天振，2000）

3. 译者主体性

我们提出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而译者主体性却是一个包含多层内涵的概念。有些研究者提出译者主体性体现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等方面。（查明建、田雨，2003）在此，我们选择从翻译过程的层面来分析译者主体性，因为具体的翻译过程不仅是翻译活动的重要环节，而且是译者主体性表现得最为显著的层面。

3.1 译者与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原作与译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中介，曾被冠以各式称呼——“译者，舌人也”、“翻译者，叛逆者”、“职业媒婆”、“高明的摄影师”、“戴着镣铐的舞蹈家”等等。传统认识中，翻译一直处于一种“被遮掩、被压制、被排斥状态和仆人状态”，（许钧、张柏然，2002：412）于是译者被视为从事的是“一仆侍二主”的工作。这与译者实际的主体作用是不相符的。我们认为，译者是一个与原作者平等的“艺术创造主体”，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对话关系。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译作中体现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译者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许钧，2003：9）具体来讲就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22）译者主体性与主体意识是直接关联的，许钧曾指出，“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许钧，2003：9）因此，我们考察译者主体性也就是对译者主体意识的分析。

3.2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 Steiner）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著有《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一书。该书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书中，斯坦纳指出语言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而在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现象中，解释或翻译活动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即一切交际或交流都是通过解释和翻译来实现的，并将“解释学的方法”定义为“对文本‘理解’的深入研究，以及从意义的基本模式出发探究文本理解的过程”。他提出了阐释学分析的四个翻译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信赖就是译者相信原文有意义的，而在理解和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的主观因素不免“侵入”原文，“侵入”的目的便是“吸收”，但“吸收”过程中难免丧失译语本色，因而“补偿”就很必要。不难看出，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首先通过审美判断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像等文学能力，读解原语文本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查明建、田雨，2003：22）语言转换过程中，面对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如何传达异域文化的意蕴，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其文学创造性也达到最大值。最后译者要尽力恢复译作与原作的平衡。

4. 《魔戒》翻译与译者主体性发挥

4.1 关于《魔戒》 《魔戒》是托尔金(J. R. R. Tolkien)所著,被誉为世纪之书甚至千年之书,以其澎湃壮丽的背景,奇特而丰富的人物,带领全世界魔幻创造类型的发展及延伸。读者所熟悉的精灵、魔法、飞龙、架空世界及国族历史,全都是受《魔戒》的影响。200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魔戒》,中国读者终于可以走进托尔金的魔幻世界。

4.2 主体性发挥 我们试以斯坦纳的阐释学分析模式对《魔戒》译本中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尤其是译者如何处理原语文化因素。

4.2.1 信赖 《魔戒》的虚构世界吸引着亿万读者,而好莱坞拍摄的电影《魔戒》,更是在全球掀起了《魔戒》的热潮。“鉴于这本书风靡全球、妇孺皆知,是20世纪最畅销的魔幻经典著作,而在我国尚未做过译介,出版社组织该书的翻译是为了填补空白,也为了使该书及作者托尔金在中国家喻户晓。”(丁棣 b, 2002: 39)译者认为向中国读者译介该书是有价值的,因此“信赖”也就建立起来。

4.2.2 侵入 托尔金是古英语专家,语言造诣极高,在他的作品中,除了特有的叙事方式与论证方式,他总是偏爱古老的外族语言,采用了大量的古英语的拼法和用法以及复古式的文体。译者在理解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化及语言表述方面的“他者”因素,而同时难以摆脱译语文化的影响,总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模式进入文本框架。例(1) Bilbo was very rich and very peculiar, and had been the wonder of the Shire for sixty years, ever since his remarkable disappearance and unexpected return. 译文: 毕尔博家财万贯且性情古怪。六十年前他不辞而别,外出寻宝,而后再出人意料地返回故土。例(2) ‘But this one was as big as an elm tree, and walking—walking seven yards to stride, if it was an inch.’ 译文: “但那个人确实大得像一棵榆树,而且还在走路,一步跨出七尺,轻松得像迈出七寸!”例(3) ‘Dark is the water of Kheled-zzandram,’ said Gimli, ‘and cold are the springs of Kibil-na-la. My heart trembles at the thought that I may see them soon.’ 译文: “黝黑的柯兰达姆水,冰冷的基比纳拉泉!”吉穆利用小矮人语言称呼镜湖与银流河,“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它们,我的心跳得厉害!”例(1)中,“外出寻宝”是译者进行的添词处理。在“楔子”中曾提到毕尔博外出寻宝的事,添加于此使句子意思更加明晰。例(2)的长度计量单位“seven yards”(约合21英尺,即6.4米)和“an inch”(约合2.5厘米)在译文中变为了“七尺”和“七寸”。译者显然是从语用学角度来考虑的,在汉语规范中,强调差距之大往往会是在同一数词后加上不同的量词。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别说三小时就是三秒钟他也等不下去。”例(3)是吉穆利发出的感叹,而“用小矮人语言称呼镜湖与银流河”是原文中没有的。上文中提到 the Mirrormere, the River Silverlode(镜湖、银流河),译者在此处将陌生的小精灵语进行了明晰处理。无论是添词,合理的改动,还是明晰处理,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原文的一种“进攻”,同时我们将其视为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正如吕俊所说的,作品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以及语义单位连接之间的空缺激发和诱发读者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和想像性的连接,这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对话、商榷、争论、调和并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2000: 53)然而,译者深受译语文化影响,某种程度上容易导致“文化错位”的现象,如例(1)中的“家财万贯”。

4.2.3 吸收 阐释学认为,文本中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理解者则具有其所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两种视界间存在着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魔戒》作品结构宏大,内涵丰富,译者面对语言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后者,所面临的问题“是译得直露些还是含蓄些”:译得直露的代价很可能是“原文意蕴荡然无存”;译得含蓄却可能导致读者“不知所云”。总体上讲,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尽量使用自然、流畅的译语来表达原著的内容”,同时又“力求使译文贴近原作,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丁棣 a, 2002)译文通顺流畅却又不失异域色彩。这有似于斯坦纳的融合之说,即译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

斯坦纳认为在“吸收”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同的同化类型,这些类型处在“完全归化”和“持久的异化、边缘化”两个极端之间。《魔戒》译者采取的是归化策略,集中体现于词语和句法结构两个最直观的层面。译文标题均译为四字结构的短语,如:“The Old Forest”(老林迷路)、“A Knife in the Dark”(夤夜剑光)、“Lothlórien”(萝林春芳)、“Farewell to Lórien”(情深谊长)。此外,文中多选

用四字词语来传达原文意义，例如：例 (4) Glorfindel was tall and straight ; his hair was of shining gold , his face fair and young and fearless and full of joy ; . . . 译文：格洛芬德尔傲岸挺拔，金发闪烁，年轻英俊，无所畏惧，生性快乐。例 (5) The land of the Beornings was aflame ; a cloud was over Moria ; smoke rose on the borders of Lórien. 译文：波宁土地狼烟四起，莫利亚上空乌云摧城，萝林边界烽火遍野。例 (6) Hobbits are an unobtrusive but very ancient people , more numerous formerly than they are today ; for they love peace and quiet and good tilled earth : a well ordered and well farmed countryside was their favourite haunt . 译文：霍比特是一个声名并非显赫，但历史极其悠久的民族。较之今日，当初可算得上人丁兴旺。他们热爱和平，勤于耕作，秩序井然，精耕细作的乡间是他们理想的栖息地。以上例子除了使用四字词语，还体现了句法层面多用短句或多句顿的特点。例 (6) 较为典型，这是开篇介绍霍比特人的一段话，原文用的是一个长句，突现一种历史悠远之感；译文将其分为三个句子，每个句子有一处或多处句中间隔，使其通顺且更易于阅读。译者丁棣在谈到翻译策略时提到三点原因：其一，作为填补空白译介该书，并使其在中国“家喻户晓”，就“要求译者尽量译得通俗、流畅，即大众化，不要晦涩、拗口而太学究气”；其二，译作的意图同原作的写作意图一样，都是“为供儿童阅读”；其三，目标读者的因素。(丁棣 a, 2002) 出于出版商因素以及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设定，译者采取了归化译法。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不可或缺，必然受主观意识驱使，也就是译者的自我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孙艺风，2003：4)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魔戒》译者在采用归化译法的同时，更是尽量保留文化层面的异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保留文化意象和小精灵语。其中涉及译者自身的审美判断及对读者接受程度的考虑。例 (7) He capered about on the table ; and when he came a second time to 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 , he leaped in the air . 译文：他(弗拉多)在桌子上蹦来蹦去，当第二遍唱到“母牛跳月亮”时，他猛地跳起来。例 (8) ‘My heart sinks right down in my toes , Mr . Pippin ,’ said Sam . 译文：“我的心都沉到脚趾头了，皮平先生。”山姆说。例 (9) He is surer of finding the way home in blind night than the cats of Queen Berúthiel . 译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比蓓露茜尔女王的爱猫更有把握找到回家之路。例 (10) Gilmlil was fingering gold in his mind , and wondering if it were fit to be wrought into the housing of the lady’s gift . 译文：吉穆利则用心灵的手指抚摸金子，思忖用它锻制金匣存放夫人的礼物是否合适。译者保留了一些原语文化意象，引入了译入语中所没有的表达。例 (7) 中“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是汉语中没有的文化意象，jump over the moon 意思是 very happy。译为“跳月亮”似乎让人难于理解。但若改译为“第二遍唱到‘母牛喜若狂’时，他也喜不自禁地跳了起来”，“the cow jump over the moon”的意象也就不复存在。例 (8) 中的“心沉到脚趾头”，例 (9) “蓓露茜尔女王的爱猫”找到回家的路，例 (10) “心灵的手指”，同属于原语的文化意象，都凝聚着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带有丰富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谢天振，1999：180) 此外，译文中多处保留了小精灵语，或采用音译(如例 (3)) 或原文保留(如下面的例 (11))，更增添了异域色彩或说是魔幻色彩，因而更吸引读者。例 (11) When he saw Sturion , he dismounted and ran to meet him calling out : Ai na vedui Dúndan ! Mae govannen ! 译文：他见大步，立即滚鞍下马，跑着迎上前来，嘴里喊着：“Ai na vedui Dunadan ! Mae govannen !”

4.2.4 补偿

《魔戒》译本的出版无疑将托尔金和他的魔幻世界引入中国，并使其得到流传。它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热烈反响，这可以看做是原著通过译作达到在译语文化中地位的提高，从而实现了译作与原作的平衡。但不可忽视的是，原作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译作贴近原作，通顺流畅而又不失异域特色的译介。在翻译过程中，突出体现在译者对于翻译中遗失的文化信息，采取了加注的方法进行补充说明。如：例 (12) My dear Bagginses and Boffins , . . . Brockhouses and Proudfoots . ‘ProudFEET !’ shouted an elderly hobbit from the back of the pavilion . 译文：亲爱的巴金斯和博芬家亲友们，……布罗克豪斯家亲友，普豪德福家亲友……“普豪德费！”一位年长的霍比特人在篷厅的后排座位上高声喊道。译者将 Proudfoots 和 Proudfeet 译为“普豪德福家亲友”和“普豪德费”，并在页尾加注：“‘普豪德福’的英语原文是

Proudfoot, 可理解为‘骄傲的足’, 其臆造的复数形式为‘普豪德费’ (Proud2feet), 实际上没有这个词。”这样既可以解除读者的疑惑, 又达到了忠实传译。

5. 结语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正是译者发挥能动性, 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 方能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 “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 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查明建、田雨, 2003: 22) 译者主体性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课题, 本文仅对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做了初探, 希望对主体性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注释:

①对于阐释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中分为古典解释学时期、浪漫解释学时期和哲学解释学时期。

参考文献:

- [1] 陈厚诚, 王宁.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 [2] 丁棣. 从 the last straw 谈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达 —— 《魔戒》翻译的反思 [J]. 外语与翻译, 2002, (2).
- [3] 丁棣. 魔戒 [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 [4]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讨 [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5] 吕俊.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J]. 外国语, 2000, (5).
- [6] 孙艺凤. 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 [J]. 中国翻译, 2003, (3).
- [7]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8]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9] 谢天振. 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 [J]. 外国语, 2000, (3).
- [10]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J]. 中国翻译, 2003, (1).
- [11] 许钧, 张柏然.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12] 张德让.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J]. 中国翻译, 2001, (4).
- [13] 章国锋. 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之父 [N]. 北京日报文艺周刊, 2002 - 03 - 24.
- [14] 朱志瑜. 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A]. 杨自俭. 译学新探 [C].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2.
- [15]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 [J]. 中国翻译, 2003, (1).
- [16] Steiner, G. The hermeneutic motion [A]. In A.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C]. Finland :Oy Finn Lectura Ab. 1989. 25 - 32.
- [17] Steiner, G. A f ter Babel : Aspects of L 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 [18] Tolkien, J1R1R. THE L ORD OF THE RIN G [M]. Glasgow : HarperCollinPublisher. 1994.